

學步著

如何寫人與寫物



香港鳳凰出版社印行

如何寫人與寫物

岑學步著

香港鳳凰出版社印行

如何寫人與寫物

著者：岑 學 步

出版者：鳳 凰 出 版 社

九龍洗衣街九十一號D九樓

印刷者：嶺 南 印 刷 公 司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

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目次

一	什麼是描寫.....	一
二	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	一八
三	細描與白描.....	二七
四	怎樣進行人物描寫.....	四六
	肖像描寫——心理描寫.....	
五	怎樣進行景物描寫.....	七一

一 什麼是描寫

什麼是描寫？

描寫是一種文藝的表現手法。它和記敘、抒情、說理等等手法一樣，都是文藝的基本的表現手法之一。

我們知道，把人物的生活、事情的發展、地方的變化和物品的性質說出來，叫做記敘。有的時候，單把它們的表面現象或發生、發展的經過敘述清楚，還不夠；還得生動地介紹出人物和情景的具體樣子，讓讀者感覺出、想像出和體會出那人物或那情景來，好像親自經歷的一樣。這就需要描寫了。

你讀過朱自清所寫的「綠」嗎？這是一篇用描寫手法來表現景物的文章。試看：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鎮在兩條濕濕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

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翹浮在天空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沖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絛；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飛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說牠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便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襖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麼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如鬆鬆的皺縐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色。——但你卻看不透她！我會見過北京十刹

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水又太暗了。可愛的，我將甚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纔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嗎？

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這篇文章，如果用記敘文的筆法來寫，內容就變成另一個樣子了。試看看下面的改寫：

遊仙岩梅雨潭記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遊覽了梅雨潭。

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是仙岩三個瀑布中最低的一個。它在仙岩山邊。我們遊覽梅雨潭之前，先上登它對面一角岩石上的梅雨亭。在亭上俯瞰了一會，再攀沿而下，直到潭邊，才清楚地看到了這個三面被

山包圍着的梅雨潭。

梅雨潭上的瀑布，飛流而下，十分美麗。瀑布上流有稜角石，水流相擊，水花四濺，有如白梅，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潭水甚綠，遠看近看，都覺可愛。

我們在潭邊觀賞了許久，臨走時還忘不了它的綠的特色和可愛。遊覽它是我第二次到仙岩時的大收穫。

描寫和敘述，雖是作者常常採用的表現方式，但它們在作品中是具有各自的特定作用的。記敘是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對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地方和物品等所作的綜合的、概括的說明和交代。這樣的說明和交代有着說明情節、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介紹人物出場、幫助剖述人物性格、聯繫情節的過渡、綜合議論、交代或解釋事物……的作。描寫則是對所要寫的人物、事件、地方環境和物品性質等作更細緻的介紹、刻劃、渲染和烘托，從而塑造出像生活本身那樣生動的藝術形象，使讀者完全可以從感覺上把握他們或它們，產生一種音容笑貌、性質情態如在目前的感覺。

記敘是抽象的、概括的，是由作者直接說明和交代的；描寫則是具體的、個性化的，是由人物形象本身行為的邏輯來展示的。

爲了幫助讀者更好地掌握描寫方法的特點，我想對藝術形象、個性化及人物形象等概念作一些解釋。

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的，以人爲中心的生活圖畫。這種生活圖畫是借作家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創造出來的，是經過了作家的高度概括和集中的。它非常完整，非常鮮明。生活圖畫中的人物、景物都是有形可見，甚至是可以觸摸得到似的。過去有人形容刻劃得好的人物是「呼之欲出」，的確是非常恰當的。文學作品的這種特徵就叫做「形象性」。

作家寫在作品裏的每一個人物，一方面要有他自己與衆不同的獨特的性格，使他成爲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不是一個紙糊簍扎的傀儡；一方面又要能夠代表和他生長在同一社會環境裏的像他那一類型的人。這樣，文學才能反映出現實生活。在文學上，前者稱爲「個性」，後者稱爲「共性」；能夠顯示「共性」的「個性」叫做「典型」（或典型人物）。

因此，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裏，能夠反映出一定的社會本質現象的，並具有鮮明而突出的性格特徵的典型人物。例如在魯迅的「祝福」裏，魯四老爺代表着生長在封建社會裏的、像他那一類型的所謂「世代書香」和「詩禮傳家」的盤剝佃

農的土豪劣紳。但魯四老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也有和其他的土豪劣紳不同的地方。

祥林嫂代表着生長在封建社會裏的千百萬貧苦的勤勞婦女羣相。她們勤勞、善良，但一輩子受欺壓，受盤剝，任人擺弄，任人宰割，自己沒有絲毫權力。而祥林嫂也有她的不同於別人的獨特性格。

我們要掌握描寫的原理，必須先弄清楚上列的這幾個概念。

關於記敘和描寫的不同，還可以再舉一些例子來說明。揭開地理教科書，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關於杭州西湖的記述：

杭州——昔稱臨安，南宋時曾建都於此，為我國六大古都之一，現為浙江省會，位於錢塘江下流北岸，握浙省東西交通孔道。人口六十萬，日馬關條約所開的商埠。商埠地點在武林門外的拱辰橋，跨運河，滬杭鐵路有支線通此，商業頗盛。杭州輸出以絲、茶、綢緞及手工藝製品為大宗。城西西湖三面環山，東接杭城，周約十五公里，係泥土積塞灣口而成。以蘇堤、白堤區分為四部，孤山兀立湖心。山前為外湖，山後為後湖，西亘蘇堤，堤西為裏湖，以北別稱岳湖。湖四周有山，南有南屏山、鳳凰山、玉皇山及吳山，皆稱為南山；北為靈隱，寶石諸峯，皆稱為北山；南北群山，蟬繞圍繞，豁谷下注，瀟而為湖，是以天然妙境，萃於一處。四時的景色不同，故名勝著於全國。

我們試看看下面的一篇題爲「西湖即景」的描寫文，就會得到不同的印象。

上次來杭州，有一天碰上陰雨。「冒雨游山也莫嫌，却緣山色雨中添」，想起這兩句詩，就去攀玉皇山。拾級而上，路濕苔滑，一會兒就渾身汗潑潑的了。美好的事物要辛勤地探索。果然！雲氣瀟瀟濛濛，一派淡灰色的調子，襯托着這個背景。掛了萬千水珠的竹子格外青翠。站在山頂上，可以俯瞰錢塘江。江水浩浩渺渺，從霧迷雲封的天邊曲折而下。對面的蕭山只是一抹淡淡的青影。

山頂上風大雨大，只好在茶榭裏避雨。窗外翠竹搖曳，從這裏遠望，一種奇特的、出乎意料的美景使我驚呆了。西湖如墨染了一般，完全變成濃黑了。「波漂菰米沉雲黑」，信然！「沉雲黑」三字出自胸臆，也還是得于自然。中國畫有一派米點山水，用飽墨渾洒大大小小的點子，或疏或密，或濃或淡，用來表現山雨空漠的景色。我一向以爲這種技法寫意太深，用處是不大的。不想一個偶然的機會糾正了我的看法。湖水是濃黑的，而蘇堤則是一條白色的帶子，堤上的六橋竟宛如漢白玉雕刻的了。變幻的天工造成奇特的黑白對比，這美是我生平未見的。要在畫上傳神地寫實，似乎非米點的技法莫辦。

這次來杭州，一下火車，碰巧又是雨天。「湖光微澹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這兩句詩提起我的興緻，又冒雨去泛湖。蒼茫的湖上只有我一葉扁舟，可見像我這樣的瘋子原是不多的。雖然全身淋

濕，我絲毫不後悔。上次雨中登山，領略了非常的湖景，這次乘雨泛舟，又欣賞了出奇的山色。雨中的山色，其美妙完全在若有若無之中。若說它有，它隨着浮動的輕紗一般的雲影，明明已經化作蒸騰的霧氣。若說它無，它在雲霧開豁之間，又時時顯露出淡青色的、變幻多姿的、隱隱約約的、重重迭迭的曲線。若無，頗感神奇；若有，倍覺親切。要傳神地描繪這幅景緻，也只有用米點的技法了。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這是清代學者顧亭林的主張。這個「萬」字很有意思。美是無窮的，正像宇宙是無窮的，人生是無窮的。要是在無窮中有一得之見，真得在「萬」字上下功夫。爲了認識一個客觀事物，不怕探索一萬次，這種勇氣本身就是美的了。

我這個怪人的行爲引起船娘的好奇，而她的身世也喚起我無限的同情。她叫柳阿巧，八歲就划船，朝朝暮暮，伴着一枝槳兒，度過了二十二個年頭。她是一部西湖的活歷史。外國兵、達官、權吏、閹倖、貴婦，給船戶帶來災難，給西湖造成荒廢。阿巧和她的伙伴，天腰腰亮就站在高大的台階下邊，向門深似海的宅邸裏窺探，心情緊張得氣也出不來了。能攬到一個顧客麼？能得到一天的口糧麼？有時攬到顧客，也不一定得到報酬，因爲還有船租和把頭的盤剝。蘇堤荒蕪了，任是鶯歌三月，它也沒有春曉。湖水淤塞了，一度濁流，怎能映出清朗的月色？柳浪聞鶯闖爲殺人場，黑夜傳出淒厲的槍聲。……

可是我何必緬懷往事。柳阿巧坐在船頭，正從回憶裏醒過來。她展眉而笑，宛如輕風拂起湖上的漣漪。既然現在生活在幸福中間，她怎能不笑。對於最近兩年的災荒，她沒有嘆息，沒有驚慌，沒有失

望。她當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確實的保證。她是西湖管理處的一員，得的是月薪，不怕淡季，不怕風雨，也不怕生活中有什麼變故。她不久前生了個嬰兒，在託兒所裏喂得胖胖的了。她的大兒子正在上海讀中學，提到這一點，她心上的狂喜不禁滿溢在臉上。幾時見過船娘的兒子讀中學呢？她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她滿心歡暢地駕起輕舟，把遊客送到這裏那裏。她在「欸乃」聲中送走了屈辱，迎來了幸福，也在「欸乃」聲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也都是好客的。她熱情地爲我指點，爲我解說，很怕我忽略了她從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這時細雨霏霏，水天一色。阿巧送我到三潭印月，我就棄舟登岸。正是紅瘦綠肥的暮春時節，但是西湖的花卉四時不斷。我走過曲折的石橋，橋下的睡蓮正沉睡未醒。杜鵑正盛開，白的如棉如雪，紅的如火如血，一叢叢的點綴在綠樹修竹中間。杜若生在水邊，很像蘭花，但是不像蘭花那麼嬌氣；它繁茂得很，茁壯得很。醉人的香氣撲面而來，很難分清這是那一種花的香氣。在這個天地裏，那綠茸茸的細草，那碧瑩瑩的苔蘚，似乎也都散發出清香。三潭在湖的中心，從這裏引領四望，南北雙峯早已裹在層雲裏，看不清了。柳浪和花港隱沒在濃綠裏，偶爾露出影子的飛檐。南屏山下閃爍着點點的金色，這是淨慈寺的琉璃瓦。所有這一切都披上細雨的網。雨絲時疏時密，景色因而瞬息變化。如今勉強地見諸文字，自然無法捕捉那種空靈的意境。

細細想來，若論水，西湖不及太湖，不及洱海；若論山，雙峰不及雁蕩，更不及黃山。爲什麼西湖

的聲名特高，吸引着特多的游人？是因爲湖山掩映，相得益彰麼？是因爲陰晴明晦，湖山的變化四時無窮麼？後來遊靈隱，我才想通了這個問題。這裏峰巒挺秀，樹木參天，流水潺湲，正是「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名飛來峰，下有許多石洞，最大的曰「龍弘」，其中倒懸着許多冰柱一般的石鐘乳。石壁上有一千年以來的歷代的石刻佛像，其中不少是藝術珍品。在洞的深處，有自然形成的裂隙，仰首窺視，可以看見一線蒼天，所以名曰「一線天」。這麼清幽的地方，誰見了能不驚嘆？但是人們流連不去，不只因爲有這山、這樹、這泉、這洞、這石刻，還因爲有一個與這廟宇相關的爲平民所喜愛的人物，他對權貴嘻笑怒罵，對平民扶危濟困，就是在傳說中被神化了的濟顛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倫理的美，這一切綜合爲美的極致。

後來遊廟，我的想法更得到證實。從建築藝術上着眼，岳廟并無特色；從造型藝術上看，岳飛的塑像更是不倫不類。但是這裏的游人四時不斷。有誰到西湖而不來瞻仰岳廟的呢？我想是很少的。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壑之美，而沒有岳飛、于謙、張蒼水、秋瑾這班氣壯山河的民族英雄，沒有白居易、蘇軾、林逋這些光昭古今的詩人，沒有傳爲佳話的白娘子和蘇小小，那麼可以設想，人們的興味是不會這麼濃厚的。我們瞻仰岳廟而高歌岳飛的「滿江紅」；漫步南屏而暗誦張蒼水的「絕命詩」；我們流連在蘇堤上而追憶蘇東坡的「六橋橫絕天漢上，北上始與南屏通」；登孤山和放鶴亭而低吟林和靖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在這裏，自然與人的功業，與人的創造融爲一體。相得益彰的

不只山和水，還有自然和人。

人和自然的關係，也正如人和人的關係，日夕相處而後情誼彌篤。我的住所距花港很近，每天早晚在這裏散步，每天都更覺得不忍離去。一帶屏障的薔薇架是入門的地方。薔薇正盛開，吐出清冽的香氣。入門以後，夾道是婆婆的修竹，是亭亭直立的雪松，是含苞未放的玉蘭。一堵湖石山遮住去路，沿鵝石的曲徑而上，見一古樸的敞亭，周圍的色彩豐富極了。有什麼大畫家能區別這千差萬別的綠和紅呢？我不知道，杜鵑早已零落，芍藥正在競芳。湖石根下，曲徑兩旁，一叢叢，一球球，丹紅的，絳紫的，米黃的，雪白的，都在笑靨迎人。你捧一朵花在手裏，你會覺得她戰戰兢兢，似乎不勝嬌羞，花氣襲人，特別是在豔陽天氣如此。濃香沁入肺腑，你好像就要醉倒在花下。下山，步過綠毯一般的草坪。在幾行垂柳外邊，就是曲折的石橋和魚池，其中有幾萬只金色的鯉魚。你拍拍手，它們就成群結隊而來，張口和你寒暄。更向前走，沿着曲折的石欄，繞過一幢畫樓，進入一個幽靜的竹院。走出花牆，一帶長堤橫在前面，這正是綠蔭婆婆的蘇堤。蘇堤外邊，豁然開朗是綠水平平的西湖。站上映波橋，你最好極目看那湖中的倒影。湖心亭和三潭印月歷歷在目，而在遠方的對岸，是秀麗的孤山，是長虹般的斷橋，是佇立在寶石山上的莊嚴的保俶塔。

一般人都喜歡在晴朗的日子裏出游。我偏愛在非常的時間尋訪非常的美。有一個濃霧的早晨，我來到堤邊。四處迷迷茫茫，山和湖都不見了，面前只有看不透的乳白色的混沌。「歎乃」之聲由遠而近，

和悅耳的鳥聲相應和。白色的空洞裏隱隱約約有一個點子，而後，一隻船的輪廓漸漸顯露出來。這是一天最早的一隻游艇。又有一個月夜，我坐在蘇堤的長椅上。朦朧的月色投下神秘的影子，在水面上起撒開浮動不定的光，好似無數的銀魚在那裏跳動。周圍很靜，魚兒也就大胆了，都悄悄地向水邊，不時一翻身，躍出水面，好像要窺探人間的奧秘。聽到跳水聲，一個銀亮的物體在水面上只一閃，就又不見了。

初來的時候，看見樹林花卉特盛，以為這地方得天獨厚。住久了才知道也不盡然。遊客來這裏，時時會發出驚嘆。「這石徑多麼清潔，簡直是纖塵不染！」他未必知道，每天清早，有許多園林工人拿起長柄竹帚，在掃除枯枝敗葉。「這蒙茸茸的草坪多麼碧綠。好像鋪上了絨氈！」她哪裏知道，哪怕是烈日當空，也有女工戴起竹笠，蹲在地上，一棵棵拔掉那些雜草，不經過幾天的觀察，誰能知道，時時有園林工人，提着唧筒，向樹木花卉噴射葯水；推起沉重的車子，移植盛開的花卉，剔除那些衰敗了的，使一片姹紫嫣紅永遠嬌艷；扛起高梯和竹竿，一棵棵扶正雪松，使我們永遠保持亭亭直立的身姿。知道了一切，我每次看見一花一葉落地，都覺得非常可惜，因為一花一葉正不知包含了多少的勞動。想到這些花和葉混合在泥土裏，成為新的養料，培育出新的美，又只好釋然於懷。我記得上次來時，夜裏聽見叮叮咚咚的響聲。問起來，才知道吸泥船正在晝夜不停地工作着。吸泥工人早已不知去向，但是留給我們清朗朗的湖水。啊，千千萬萬人付出辛勞，我們才能享受到西湖的美。

西湖的美是不朽的，因為勞動是不朽的，勞動者是不朽的。

我常常在湖濱遇見柳阿巧。她每次見了我，圓圓的晒紅的臉上總是浮起純真的親切的笑。她會忘記我這個游客，因為我不過是千千萬萬游客中的一個。但是我可永遠不會忘記柳阿巧。每次遠望湖上的船影，我總要細細地諦視。她那俯仰自如，用長槳點破水面的姿影，已經在我的眼網上成了永久的觀象。柳阿巧們和園藝工人們啓發了我，使我接近一條真理：勞動者最懂得美，最能保護美，也最能創造美。只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湖的美才是永久的。

地理教科書裏的一段話跟「西湖即景」的描寫，有沒有差別呢？有的，而且差別是很大的，雖然它們所談的範圍都是一樣。教科書是敘述杭州，敘述西湖，予人以抽象的概念；而「西湖即景」是描寫西湖，它直接地通過鮮明的形象具體地、細緻地表現出作者心目中的杭州西湖來。

再舉一個例吧！一個木匠，在工作中如有興趣，是可以向他的推刀（刨）說出這樣的話來：「推刀，現在我要拿你來刨木板了，你加把勁吧！」

但是，詩人卡遜則寫道：